



378184

左傳事緯目錄

卷四

晉靈之弑

鄭靈之弑

楚越椒之亂

陳靈之弑

楚莊爭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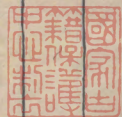
晉滅赤狄

王師敗於茅戎

左傳事緯卷四 目錄

晉景楚共狎盟

晉趙氏之難



左傳事緯卷四

晉靈之弑

年_六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爲難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爲二嬖淫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媾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

左傳事緯卷四

朝宗書室

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爲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於陳趙孟使殺諸鄆

七年秦康公送

公子雍於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

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董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旣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於合狐至於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夫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孥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

左傳事緯卷四

朝宗書室

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於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

年八月夏

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合狐之役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孟盟於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維之戎書曰公子遂珍之也 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微

二十

年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

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於周公魯公
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
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
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
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卻缺將上軍臾駢
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於河曲臾
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
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
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

左傳事緯卷四

二

朝宗書室

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
祈戰於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
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
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
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
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
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
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

晉入瑕 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晉人患

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卻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於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

左傳事緯卷四

四

朝六不背言室

濟魏人謀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

宣元 晉人討不

用命者放胥甲父於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

二年 晉靈公不君

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凡也宰夫胸熊蹯不孰殺

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

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

進及潛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

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

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衮

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猶不改

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尙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噉夫縶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鬪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臺以與之旣而與爲公介倒載以禦公徒而免之間何故對

左傳事緯卷四

五

朝不諱室

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慙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壬申朝於武宮居乎數千載之下其事不可見也趙盾之獄亦難言矣弑君之賊明書於經而傳謂趙穿何居無已則穿之弑而盾之謀乎靈爲不道斗擊膳宰其行事誠不足以爲人君雖然豈天

性哉君在襁抱未聞誨訓盾秉國政霸業以衰楚人曰北方
可圖鄭人曰晉不足與非盾罪乎族子得兵先樹黨與君既
不仁臣又不遜至禍成伏甲而踐大絕頷曰君之葵不如臣
之葵也豈人臣禮哉乃左氏述孔子之言曰趙盾良大夫也
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此必非孔子之言也夫盾若與聞
乎弑卽至海外猶將罪之詎以越竟免哉且盾之於人積不
能容先都箕鄭之流咸以私憾而除之矣董狐直書豈反能
忍是又知必無其事而趙盾弑其君斷爲孔子書法也

左傳事緯卷四

鄭靈之弒

年四 楚人獻鼃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鼃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鼃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乃舍之皆爲大夫 年 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諡之曰靈

左傳事緯卷四

七

朝宗書室

弒君之事可未同而謀哉且以一饌之隙而至於大逆爲人君者不亦難乎知必有所由矣歸生目大棘戰勝以來權勢驕恣其君必有不能堪者子公故敢伺釁而動也子公欲弒必與歸生謀之是歸生能制子公矣不制之而反從之其蓄志甯一日哉斲棺逐族鄭人要自有公論也

楚越椒之亂

文九年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

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宣四年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

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

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感

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曰泣曰鬼猶

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合尹子文卒鬪般爲合尹子越

爲司馬蔣賈爲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爲合尹已爲司馬子

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圍伯嬴於轅陽而殺之遂處烝野

左傳事緯卷四

八

朝宗書室

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爲質焉弗受師於漳溼秋七月戊戌楚

子與若敖氏戰於皋澣伯芬射王汰朝及鼓跗著於丁甯又射

汰朝以貫笠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

焉伯芬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

邲生鬪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邲淫於邲子之女生子文焉

邲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邲子出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

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鬪穀於菟以其女娶

伯比實爲合尹子文其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

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

遂歸復命而目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楚莊初立外有庸麋百濮之虞內有儀變越椒之亂國亦稱多故矣而皆不能爲患者莊有以勝之也史謂莊之立也左鄭姬右越女坐鐘鼓之間三年不出號令伍舉進諫乃罷淫樂而聽政是蓋三年之內楚政方怠故庸濮儀變乘隙交起至于子越之亂則在三年之外矣勵政方新首于憲典宜其不能久也子文具知幾之哲良不能從卒爲大患及若敖滅王爲立後以勸善焉雖曰善人有後厥爲天道而莊王之權

左傳事緯卷四

九

朝宗書室

謀霸略實見於此其爲楚之雄主也不亦宜乎

陳靈之弑

年九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相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年十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

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年十一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

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

左傳事緯卷四

十

朝宗不書至

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甯儀行父於陳書有

禮也

株林澤陂風詩所以刺靈公也其亦孔之醜哉靈公無道政
令怠荒火覲而道猶蒹水涸而梁不成築臺夏南奪時廢事
蓋非止淫亂而已且病民焉已則病民而朝夕說駕於株野
政由夏氏又焉免其弑逆乎洩冶知亡昧死直諫使從其言
則君不沒於夏南國不夷於九縣諫之益也愈於比干矣二
子助惡不悛卒成廢中之禍春秋於此實深痛之楚人專伺
中國乘釁而動其素智也莊王圖霸驚乎成穆辰陵之盟陳
成公業已從事矣無端而受孔儀之訟宣言討罪輒欲有陳
詐以濟貪亦何恤乎神明之後也輿論不協猶立夏州婦淫
不誅而納其亂臣其不合於霸討也明矣夫徵舒大逆陳不
能討莊王車裂以徇斯誠快舉也然而孔儀逢惡擅弑忠臣
其罪甯宜末減哉既誅夏南以謝陳靈亦當誅孔儀以謝洩
冶乃狃於二子之先託爲強納之以亂人國左氏以爲有禮
無乃春秋所不許與

左傳事緯卷四

十一 朝元書字

楚莊爭霸

宣元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
宋文公受盟於晉又會諸侯於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
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於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
靈公受盟於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於
柴林以伐鄭也楚爲賈救鄭遇於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晉
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驟諫而不入
故不競於楚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
呂御之二月壬子戰於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

左傳事緯卷四

十一 一朝宗書室

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於井
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昭果毅
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
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
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
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
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於鄭半入華元逃歸立於
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
而來奔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瞞其腹棄甲而

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尙多
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眾
我寡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
役楚鬪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於鄭以待晉師
趙盾曰彼宗競於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三 晉侯伐
鄭及邲鄭及晉平士會入盟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
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
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
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

左傳事緯卷四

十一 朝宗書全

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
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
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於郊廓卜世三十
卜年七百年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夏楚人侵鄭鄭卽晉故也 四 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 五 楚
子伐鄭陳及晉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六年春晉衛侵陳陳
卽楚故也楚人伐鄭取成而還 是爲厲 七年春衛孫桓子來
盟始通且謀會晉也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
冬盟於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

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於會盟於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
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八年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年會於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
侯卒於扈乃還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
師於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年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
遂楚師於潁北諸侯之師戍鄭

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

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
信乃從楚夏楚盟於辰陵陳鄭服也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

左傳事緯卷四

十四朝示書室

鄭令尹蔦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
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饌糧度有司事三旬
而成不愆於素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
於辰陵又微事於晉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

行成不吉卜臨於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

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於遠路鄭

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

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

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微福於厲宣桓武不泯

其社稷使故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
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
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虺入
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帥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
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
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
馬及河間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
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
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

左傳事緯卷四

十五 朝宗書室

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
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
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蔣敖爲宰擇楚國之令
典軍行右轅左追尊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
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
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
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
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
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

取亂侮亡兼弱也酌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維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三三之臨三三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眾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

左傳事緯卷四

十一

朝宗書室

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鄆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旣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合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係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合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合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眾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

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於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鄆之閭鄭皇成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墮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於楚我曲

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

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詔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菽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

左傳事緯卷四

十八

鄭氏不詳其室

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旣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滎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土

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
其身於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
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鷄
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
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
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車
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
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甯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
以先啟行先之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

左傳事緯卷四

十九 朝宗書室

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
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
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
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
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
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
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
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
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憖之脫屣少進馬還又憖之拔旆投

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甲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僂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卒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敢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子楚重至

左傳事緯卷四

二十一

朝宗書室

於邲遂次於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祖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能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眾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

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
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
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爲京觀乎祀於河作
先君宮告成事而還鄭伯許男如楚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
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
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
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
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
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

左傳事緯卷四

一一一 明倫彙編 書室

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
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
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
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
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
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
於眇井而拯之若爲茅經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
茅經存焉號而出之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於清丘
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

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年十三夏楚子

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工之盟唯宋可以免焉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清工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帥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

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

說於晉而免遂告於諸侯曰寡君有不合之臣達搆我敝邑於

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夏

左傳事緯卷四

一一一

揚古事書堂

晉侯伐鄭爲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於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爲有禮故召之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於晉不假道於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屢及於室皇劔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

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

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於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汗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

左傳事緯卷四

一一二 朝宗書堂

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實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

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
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成

三年春諸侯伐鄭

次於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
覆諸鄭敗諸止輿皇成如楚獻捷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
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
逆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
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卽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
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
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其誰敢德

左傳事緯卷四

一
四
明倫彙編

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
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
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
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
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
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
重爲之禮而歸之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
旣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已賈
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病霸者楚也春秋何爲而予莊王乎晉政日怠諸夏離叛相與俛首而服楚焉辰陵之役經無貶詞說春秋者遂居然以霸目楚子矣嗚呼聖人豈得已哉晉自靈公無道文襄霸衰盟會皆出於大夫趙盾驟諫不入卒有弑逆之禍然猶曰晉侯弱故也諸侯失望久矣至乎成公之立春秋幸焉兩會諸侯公皆親行於黃父則執魯宣於扈則伐陳靈正詞討攜張師伐罪中國庶乎其有霸與而究之陳鄭之郊無日不有楚師則何居乎曰政在趙氏成公猶靈公也在位不永志弗克終彼楚莊誠一世之雄也晉方多難奚堪與抗耶楚欲效桓

左傳事緯卷四

一一五 朝古不書室

文之事故強爲仁義之言其於陳也旣縣而復封之則曰不貪其富於是乎釋陳而得陳矣其於鄭也旣入而復和之則曰其君下人於是乎釋鄭而得鄭矣其於宋也旣困而復盟之則曰爾無我虞於是乎釋宋而得宋矣邲戰不競晉國震驚清工弗信衛人渝盟莊王至此豈猶有顧中國者乎知三國之不可取而不取以德爲威諸夏盡得故申叔不賀而獻蹊田之諭子反在師而受登牀之盟君臣之間有成謀焉爲操爲舍總以收中國之霸權也善哉晉人之料楚也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不驕隨武子曰民不罷勞君無怨讟

夫莊之爲莊晉固已明知之矣知之而猶與戰其罪甯止在
斃子哉

左傳事緯卷四

一一六 明宗書室

斃子哉

夫莊之爲莊晉固已明知之矣知之而猶與戰其罪甯止在

晉滅赤狄

年六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正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年七赤

狄侵晉取向陰之禾年一晉卻成子求成於眾狄眾狄疾赤

狄之役遂服於晉秋會於攢函眾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

狄卻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

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况寡德乎年十五潞子嬰

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

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僞才不如待後之人伯

左傳事緯卷四

一七 朝宗書室

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僞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

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

僞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

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

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眾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

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盡

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辛亥滅

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晉侯賞桓子狄臣于室亦

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

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祇祇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十六

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畱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於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三

年晉卻克衛孫良夫伐虜咎如討赤狄之餘焉虜咎如潰上失

民也

左傳事緯卷四

一一八

朝古亦書堂

狄蓋多種繇夏北方入春秋來世爲諸夏之患東則齊當其衝南則鄭當其衝東南則界衛西南則界晉一盛於莊閔之際而齊桓公救邢衛以攘之再盛於僖文之際而晉襄公敗箕以創之中國有霸狄所憚也齊桓衰而狄熾則救齊以伐衛黨叔帶以伐周閒晉文有鄭虞以侵齊乘衛成初歸國以圍衛四十年閒橫行中國未嘗稍挫也晉襄沒而狄逞則侵齊而又越齊以及魯伐衛而又越衛以及宋狄之無將較昔爲甚僑如之獲春秋大之然止能殄其一種而未能滅其族

類也及乎宣公之世狄勢亦分蓋眾狄之中赤狄最彊而赤狄之中潞氏爲大比歲侵齊晉人懼焉攢函之會先離其黨開酈舒之不臣因滅潞而有其土次及甲氏畱吁之屬除惡務盡無俾遺種晉景之於赤狄也能殲其類矣雖然春秋猶有貶焉酈舒之亂其罪在下傷君日殺夫人其大惡也酈舒奔衛潞氏之亂靖矣滅其國而以其君歸非定潞氏實利之焉蹊田奪牛晉能免其讒乎荀林父士會之帥經皆不書至伐廬咎如卻克孫良夫又具書不書之而貶在晉具書之而貶并及衛矣於斯時也楚莊肆虐宋人告急不能出師以爭而遂然

左傳事緯卷四

王師敗於茅戎

廿年秋周甘獸敗戎於邠垂乘其飲酒也 成元年春晉侯使

瑕嘉平戎於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微戎將遂伐之叔服

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

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於徐吾氏秋王人來告

敗

若據公穀則皆以晉敗之矣考曲沃叛王以來晉世世無與

王為難者胡為而一旦敗王師邪且移誅賢戎春秋不亦掩

惡乎善哉劉氏之言曰聖人立法以垂後世一書王師敗績

左傳事緯卷四

二十 朝宗書室

於茅戎而尊王之義與王自取敗之道及諸侯不勤王之義

咸得而見矣

晉獻公嫁明曾其

類

何以報不報多於莫其王只受未始歸况吾及好王

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

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於徐吾氏秋王人來告

敗

若據公穀則皆以晉敗之矣考曲沃叛王以來晉世世無與

王相頭飲樂

晉景楚共狎盟

宣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十七年春晉

侯使卻克徵會於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於

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

待命於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卻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

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孟高

固逃歸夏會於斷道討貳也盟於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於

野王執蔡朝於原執南郭偃於温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於

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

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

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孟而逃夫三子者曰

若絕君好甯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

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

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

人緩之逸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

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

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卻子其或者

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卻子逞其志庶

有多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爲政 十八年春晉

侯衛大子臧伐齊至於陽穀齊侯會晉侯盟於緡以公子彊爲質於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

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旣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 成元年

爲齊難故作止甲聞齊將出楚師夏盟於赤棘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代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

左傳事緯卷四

一一一 朝宗不背書室

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正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旣遇矣不如戰也夏有 關文失新築戰事 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眾懼盡子喪

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眾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眾齊師乃止次於鞠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旣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

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卻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旣斬之矣卻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於莘六月壬申師至於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

左傳事緯卷四

三二

戰占示書左

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陳師於鞏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卻克鄭工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目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

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卽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於車下射其右斃於車中綦母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輻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紼馬前再拜稽

左傳事緯卷四

二四 朝宗書室

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箴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於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於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

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
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甯晉師從齊師入自正輿擊馬陘齊侯使
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
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
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
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
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
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
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

左傳事緯卷四

二十一

卷四

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
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
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
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
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
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
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
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

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

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
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誦賦輿以爲魯
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
鄭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於爰婁使齊人歸我汶
陽之田公會晉師於上鄆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空馬司空輿
師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
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
人喜以逆之先人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

左傳事緯卷四

二二八 朝宗書室

吾知免矣卻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
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卻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
制也變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變之詔也士用命
也書何力之有焉宣公使求好於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
公卽位受盟於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於楚而亦受盟於晉
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帥子重曰
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眾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
夫文王猶用眾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
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救罪悉師王

卒盡行彭名弒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皆強冠之
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於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
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斷執
鍼織紵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
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甯衛孫良夫鄭
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於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
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
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
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其是之謂矣楚師及宋公

左傳事緯卷四

二十七 朝宗書室

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國將若之
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眾也
君子曰眾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眾克況明君而善用
其眾乎秦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眾也晉侯使鞏朔獻
齊捷於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泆
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
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
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於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
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

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
大師之後也甯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
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
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
籍
三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
棘不服故圍之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
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
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
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

左傳事緯卷四

二二八

朝宗書室

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
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十二月
甲戌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爲卿賞鞏之
功也齊侯朝於晉將授玉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
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
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
在此堂也
四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
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
可不敬乎秋公至自晉欲求成於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

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
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
我乎公乃止

五年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餽諸穀宋公子

圍龜爲質於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
攻華氏宋公殺之冬同盟於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
向爲人辭以子靈之難

六年二月季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非

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三月
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
以其辭會也師於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

左傳事緯卷四

一九朝宗書卷五

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郛而不設備
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
衛人登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郕瑕氏之地沃饒
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新將中軍且爲僕大夫公
指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郕瑕氏
土薄水淺其惡易覲易覲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
重隄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
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
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於新田子

叔聲伯如晉命伐宋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楚子重
伐鄭鄭從晉故也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晉欒書救鄭與楚師
過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
救蔡欒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
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
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合成師以出而
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
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眾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
濟事子盍從眾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

左傳事緯卷四

四十

明宗書至

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眾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
故也武子曰善鈞從眾夫善眾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眾矣從
之不亦可乎

北

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秋楚子重

伐鄭師於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鄆公鍾儀獻諸
晉八月同盟於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
囚諸軍府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季
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
有貳心謂汶陽之田做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做邑今

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

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指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於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

左傳事緯卷四

四一 朝六示書六至

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

九年爲歸汝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

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於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

惡眾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

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閒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帥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晉必歸君

十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

子如立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

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

左傳事緯卷四

四

明宗書室

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於修澤子駟爲質辛巳鄭伯歸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君子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十

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於大宮不能殺子印

子羽反軍於市己巳子駟帥國人盟於大宮遂從而盡焚之殺

子如子駟孫叔孫知

晉景公卽位初年而當楚莊之霸於是乎大創於邲厥禍烈

焉晉自靈成再世不競至是而敗傷爲甚於以振救之亦云

難也是冬有青工之盟其言曰恤病討貳未幾宋伐陳衛救

之不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不實其言春秋惡之繼而又有斷道之盟先是四國同聘於齊忿於登臺之一笑踣閭而謀奮志同讎是會也齊使見執兵端見矣懼晉者曰諸侯離叛私憾復構晉至此其益衰乎幸晉者曰楚旅幸隕中國改圖晉霸庶乎其再振焉乃楚共雖弱則又爲諸夏一勁敵也陽橋之役悉師入援侵衛及魯公衡入質惟時十三國之君公若而人卿大夫若而人悉靡然而從於蜀雖成之盟薄穆之厥貉莊之辰陵於斯爲烈焉是役也諸侯畏晉而潰盟晉亦懼眾而避楚蓋以鞏勝方新楚勢正銳兩大之形

左傳事緯卷四

四二

春秋左傳卷五

爲相當矣然鞏之戰爲婦人之笑辱也其辭則曰以大國朝夕釋憾於魯衛則爲魯衛動矣而魯衛附晉矣袁婁之盟紀甌入晉汝陽入魯齊頃欲尊王於晉而晉不受兩君且同堂矣則齊附晉矣蜀盟從楚偶壓於勢嗣是北方諸侯實多睦於盟主焉中惟攝大國而多反覆者一鄭耳是後兩國之兵故多爲爭鄭也蟲牢馬陵以前鄭在晉故楚伐之蒲以後鄭在楚故晉伐之鄭服而爲會則蟲牢稱善救鄭而爲會則馬陵尤善此兩盟者春秋所許也至於蒲乃晉人懼貳而尋盟也春秋乃不許矣耄年志衰釋楚囚以求成大子監國命亦

不常楚人乘銳以伐莒鄭人狎侮而圍許晉亦無如之何惟
惴惴於鍾儀子商庶乎大國之息我甲兵爾晉德其衰乎共
方盛年景遂忽諸是以晉之無如楚何也

左傳事緯卷四

四四 朝志書室

晉趙氏之難

備二十狄人歸季隗於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

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

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於公以爲嫡子而使其

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二十晉侯作三行以禦

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三十秋晉蒐於

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爲卿文五晉陽處父聘於衛反過

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

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

左傳事緯卷四

四五 朝古不書字

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

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曰季皆卒六

年春晉蒐於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

自溫改蒐於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

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制事

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

淹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賈

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

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

伯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 軋狄侵我西鄙公使告於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 鄒且讓之鄒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納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年入 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從之先克

左傳事緯卷四

四十八 朔示書古

奪蒯得田於葦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 九

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三月

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 宣二 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

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卽位乃宦卿之適而爲之田以爲

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晉於是公族餘

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

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爲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

族大夫 年十五 晉侯使趙同獻狄俘於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

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 年成四 晉趙嬰通於趙莊姬

五年春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

又晉

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於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卻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十晉侯夢

左傳事緯卷四

四七

左傳事緯卷四

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於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膏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

趙氏以晉國勳臣聯婚公室自衰及盾兩世執政其及於民也爲孔厚矣乃嬰齊亂淫原屏懼禍姬氏一譖幾至覆宗雖史稱追論靈公之弑然所謂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晉人於此爲失刑哉同括及嬰於盾爲弟而異母無寵盾卒則其子朔佐下軍焉同括之流皆非卿也邲之戰二子黨先穀而取敗及桑隧之役二子復欲戰甚哉輕躁好進是必小才小智有足以殺其身者惜乎殺之非其罪也韓厥進言趙氏獲祀猶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也烏得不動人君之聽哉景公不明往往妄殺先穀先軫之孫也縱曰違命罪不至族

左傳事緯卷四

四八 朝古不書宰

同括成季之子也爲亂無形豈遂至死天道不爽大厲爲祟其言雖不經要可爲好殺者戒云至夫屠岸作難程嬰保孤之說旣不合於左氏亦無取焉

